

节气与历史的交汇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精确地掌握时间。原子钟让计时误差不到1秒,手机可以搜索全球各地的时间,每个人随时可以“问时、调时、定时”。然而,我们恰恰也是最“失时”的一代——季节更替被恒温空调抹平,日出日落被LED灯光遮蔽,正如学者余世存在《时间之书》中所言:“今天的人们在0和1组成的移动互联网上已经往而难返,很少有人深入到时间和空组成的坐标上认清自己的位置。”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华夏先民观天察地、敬授民时的智慧结晶。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二十四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春秋时期已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节气概念;至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体系已完全确立。西汉《淮南子》中记载的节气名称,与今天完全一致。公元前104年颁行的《太初历》,首次将二十四节气正式订入历法,明确了其天文位置。

按天文定义,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每沿黄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即为一个节气。运行360度,历二十四节气,每月两节气。月首者为“节气”: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月中者为“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节气与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十五天,如今统称为“节气”。

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三门祭冬、壮族霜降等项目陆续列入扩展名录。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节气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权力的变迁史。在“绝地天通”之前,知识散布于每一个个体,先民凭借自身的观察与体悟,自信自觉地发明,发现着时间的奥秘,“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然而,随着权力的集中,民众既不能仰观天象,也无在大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知识由权威统一发布,万众只有学习的义务,节气、天文历法等知识就这样被权力和少数人垄断。直到民国年间,“教育部中央观象台”还要每年制定历书。

从庙堂仪式到民间烟火

从立春“万物起始,一切更生”,到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着农耕生产与岁时节令,更衍生出丰富的民俗文化。山东作为礼仪之邦,二十四节气在这片土地上沉淀出独特的地域印记。从胶东沿海到鲁西平原,从官方仪式到百姓日用,节气习俗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

立春这天,临沂、枣庄等鲁南地区至今保留着“戴春鸡”的古老习俗。长辈们用五彩布头缝制栩栩如生的小春鸡,缀在孩子的袖口或帽子上。“鸡”谐音“吉”,藏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在时间更替中『平整土地』,在烟火气里『安顿身心』

节气:现代人的『治愈系』



在吃萝卜“咬春”的小朋友。

立冬时节,胶东沿海的人惦记着鲅鱼饺子。老话说:“立冬不吃鲅鱼饺,来年少进财和粮。”此时的鲅鱼肉最紧实。青岛、烟台、威海一带,人们现剁现刺,加少许姜末葱碎,有人还会放点猪油或肥肉丁,称作“和气”,寓意一家人和睦睦过冬天。第一口饺子不蘸醋,先尝本味,叫“迎春”。

二十四节气在齐鲁大地落地生根,演绎出独具一方水土特色的仪式与韵味,也恰恰回答了“我们该如何与时间相处”。

从农业历到人生哲学

节气是中国人生活的背景和时间,也是生产和生活的指南,蕴藏着中国人洞察天地的智慧和生存哲学,是先民立身处世和安身立命的参照。节气不仅跟农民、农业有关,不仅跟养生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对生命、自然、人生、宇宙的感受和认知有关。

余世存在《时间之书》中不仅介绍气候物候,更“从一个侧面切入中国的历史、习俗和生存之道”。比如写惊蛰,他不只于“春雷乍动,万物复苏”的气候描述,而是引出了对生命力的礼赞——“惊蛰的雷声,是唤醒沉睡大地的号角,也是唤醒与天地沟通的灵性、智慧,因而不能偷懒、偷奸耍滑,或昏昏沉沉,自甘堕落。写大寒,他不只于“冷至极点”的物候记录,而是关联到“君子以修省”的人生哲学——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正是反躬自省、积蓄力量的时刻。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就写尽了传统社会读书人是如何在“大寒”的日子里修行的:“幼时即嗜学。家贫,无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生产生活有时,人生社会有节,人身人性有气,节气不仅自成时间坐标,也演化成气节。余世存从节气的自然律令中引申出人格的精神坚守,也是提醒着我们,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从自然的节律中读出了人格的坚韧,进而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

与天地共鸣,与四时同频

在古代社会,历法从来不只是科学,更是政治的刻度。帝王“改正朔,易服色”,以调时来宣示天命。这套权力逻辑,直到现代才被技术打破。从表面看,我们成了时间的主人。但余世存发现,大家似乎陷入了更深的迷失:“我们的知识史带来的负面作用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对很多现象、习俗、知识,我们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有而不知其万有。”我们拥有了时间信息,却丢失了时间感受;能够精准“计时”,却不再懂得如何“体时”。

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日用而不知”的典型。“不仅民众日用而不知,就是才子学者也少有知道其功能意义的。”我们会在立春吃春饼,在冬至吃饺子,然而,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何在?古人何要在某个节气做某件事?这些习俗与天地运行的规律有何关联?大多数人都是茫然不知。古人把五天称为“微”,把十五天称为“著”。观候知节,见微知著,是先民立身处世的准则,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参照。在快节奏、大信息量的今天,我们恰恰缺少这种对细微变化的感知力、对长远趋势的判断力。读懂节气,正是为了找回时间背后被遗忘的“万有”,重新理解那些看似平常的习俗中,隐藏着怎样精微的天人感应。余世存观察到:“今天的城里人虽然作息无节制、不规律,但他们到乡野休整一两天,其生动物钟即调回自然时间,重获时间的节律和精气神。”这说明,人与自然的深层连接并未断根,只是被遮蔽。二十四节气,正是重新激活这种连接的“接口”。

节气将一年划分为不同的时间质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同时节,人的行为应有不同,“在春天生发,走出户外,在冬天宅藏,在秋天收敛,在夏天成长。”这不是陈腐教条,而是先民在与天地互动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更重要的是,人对时间并非只能被动服从。时间有得时、顺时、逆时、失时之别,人需要顺时、得时,也可以逆时而动,但不能失时。《时间之书》对每个节气的解读,都贯穿着这种“时义”的思考。小寒时节需要有经纶意识,大寒时节需要修省自己,立秋时需要有谋划意识,秋分时要理解遁世无闷。雨水来临,君子以思患预防;大暑来临,君子以劳民劝相。时间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人生的指南。

书中有一段话被反复引用:“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非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这来自古老智慧的劝诫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的心,说的无非是:专注当下,顺应时节,便自有收获。

相关阅读:

- 1.余世存:《时间之书》,天津古籍出版社
2.阎海军:《崖边农事:二十四节气里的村庄》,北京大学出版社
3.宋英杰:《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中信出版集团
4.郑远:《气象中的二十四节气》,九州出版社

比“戴春鸡”更隆重的,是古登州府的迎春牛。据《登州府志》,立春前一日,官员百姓倾巢而出,涌向东城门“春生门”。人们抬着土塑春牛浩浩荡荡进队,队伍中鼓乐齐鸣,华盖如云。百姓通过春牛颜色占卜年景:黄色主丰收,红色主火灾,黑色主瘟疫。仪式最后,众人争抢春牛碎片,抢得牛头者送往当铺可换五百钱,谓之“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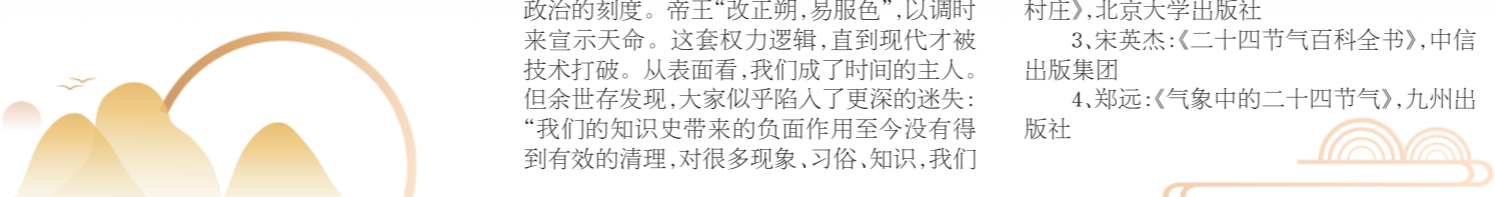
“冬至饺子夏至面”,山东人对夏至的尊重,全在一碗面里。济南打面、临清什面、蓬莱小面、宁津大柳面、日照海沙子面……风味各异,却共同诉说着“尝新”的古意。夏至前后新麦登场,吃面便是与土地最朴素的对话。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凌晨,手机灯光打在脸上。日历提醒着任务的截止日期,智能手表振动,提示“久坐请站立”。这是我们熟悉的生活——被时间追赶,却从未真正拥有它。

在普遍的“时间焦虑”中,或许需要的不是怎么管时间、省时间,而是重新进入时间,回到那个中国人曾经赖以生存的二十四节气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获时间的节律和精气神儿,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在时间中获得安顿。



考古学如何解答“何以中国”

□ 秦岭

“何以中国”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如果细细追问,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两个:一是“什么是中国”,定义其内涵;二是“为何形成中国”,追溯其过程。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对于“我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叙事和理解。这样的共识更多来源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有了自觉的民族国家,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于古代的理解,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时空框架。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教科书,普遍采用从“黄帝纪年”开始的历史叙事,“上下五千年”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地缘政治压力,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方式振臂,对国家历史的重新建构。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同往昔,站在当代考古学与历史学所搭建的阶梯上重新审视,这段模糊的、由传说和信史共同构成的漫长历史不仅变得日渐清晰,亦变得更久远更鲜活。“上下五千年”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不再能承载“何以中国”的追问和答案。

为什么是考古学?理由很简单,要研究

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前的久远的人类历史,要看文字记录之外的鲜活的社会,考古学是我们唯一的途径。有了考古学以后,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过科学获取信息的方法、科学分析资料的手段,去分析、复原和理解几百万年前的古人,几万年前的现代人,一万年开始安土定居的我们的祖先。有了考古学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人名、事件和年份,更是具体的物、具体的场景和具体的历史样貌。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些很早的、远远超出了历史文献框架的人类群体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研究和探索的方法。

西方在有了考古学这样一个学科,在它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之后,对于中华文明史的追溯,仍然是以甲骨文为起点的。随便找一本英文的考古教科书或科普读物,同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列的,仍然是殷墟、商王朝和黄河流域这个“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样的认知远滞后于本书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基于自身研究经验的局限,西方学者形成自己对“何以文明”的定义,面对一个缺乏文化实践体认的东亚异邦,即便是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也往往只能从有文字自证的地方开始,构建对东方文明进程的认识框架。但是,这显然

不是我们要追溯的“何以中国”这个过程的全部。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年大家都会被四川三星堆遗址吸引眼球。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宣传,很多人知道了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与中原商文明同时期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了这样平行发展的本地文明,它的独特面貌完全有别于我们熟知的以甲骨文和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殷商文化。还有2019年申遗成功的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是一个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的5000年前的古代城市。没有金属工具就能达到的玉器手工业成就,没有文字系统就能组织大规模社会营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不仅使它载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刷新了世界对文明的定义。而这些辉煌的过去都是用今天的地名来命名的,《史记》中从来都没有良渚或者三星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它们的踪迹,是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些历史并给它们命名。这说明,人类的历史并非仅靠文献传承,早期中国的历史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

当然,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呈现,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是希望能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去”的终极问题。不同于世界其

他远古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字、礼俗、思想和民族精神能始终相承而未中断?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造就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延伸探索历史的维度,也要有观察古代社会的多重视角,更要把把握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而这些,都需要由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来实现。

因为有这样一更长尺度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观照视角,我们在解答“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再简单地从二十四史里面去截取片段,讲一段填充了考古新发现和精美文物的王朝史,而是直接从实物资料出发,去寻找历史叙事的起点,去把握真正能体现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变化。《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的8个章节,代表了我们的理解的这个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变化节点。

用一句话来说,这些变化节点就是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然后是中国青铜时代来自不同部族的三代交替,一直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即“中国起源”。(节选自《何以中国》一书导读)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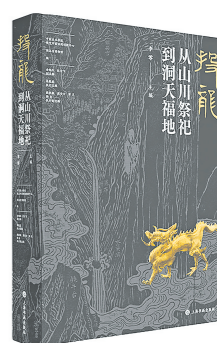
《丝路寻珍》

柴剑虹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敦煌学研究领域权威学者历时三十余年的跨文化考察力作。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理念,作者足迹横跨亚欧十余国,辗转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京都等多地,寻访流失海外的敦煌文书、新疆壁画等珍贵文物遗存,深度参与国际敦煌学学术研讨,以亲历者视角详实记录下文物考察的细节、学术交锋的火花与跨文化交流的温情瞬间。既有对俄藏敦煌写卷、德藏新疆壁画、吴哥古迹等遗存的细致考述,也包含对敦煌学学术争议、国际汉学发展趋势、丝路文明交融内核的深度思辨。



《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

李零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投龙,是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一并投入山川中的仪式,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山川祭祀活动。该书首次全景展现从商周“沉埋性玉”、秦汉国家祭祀,到晋唐道教制度化、明清陵山投龙的完整脉络,覆盖五岳四渎至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的中华文明版图,呈现大量新发现,新认识与新思考。通过系统、学术的整理,高清图像的拍摄呈现,将那些投入大山、沉埋地底、淹没水底的信仰故事,系统而生动地展现出来。



《拟像与拟真》

[法]让·波德里亚 著 王睿琦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后现代思想大师波德里亚的代表作之一,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的奠基之作。作者自创“拟像”“拟真”等对于理解后现代至关重要的概念,探讨当代社会如何以象征和符号取代现实和意义,进而形成他所称的“超级现实”状态。在这个以大规模复制和可复制性为特征的时代,拟像(无本源的复制品)先于并塑造了我们所认定的“现实”,模糊了现实与表征之间的界限。通过分析大众媒体、消费文化与技术影响,他提出现代生活被“拟像”所主导,其图像与概念不再指向任何真正的现实,而是彼此互相指涉,形成了脱离真相、无休无止的符号表意循环。(□记者 蔡可心 整理)



我与书的故事

以语文为诗,赴人生之约

□ 冯延芝

海德格尔曾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于一名语文教育者而言,这份诗意,藏在文字的肌理里,融在课堂的呼吸间,更刻在育人的初心上。品读(听王崧舟老师评课),如同漫步于一片温润的语文原野,没有刻板的教条,没有冰冷的评判,唯有诗意的唤醒,灵魂的共鸣,让我读懂了语文的本真,更悟透了人生的意蕴。王崧舟老师的评课,从来不是简单的优劣评定,而是一场直达心灵的教育对话。他以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考,拨开语文教学迷雾,让我看见一堂好课最动人的模样——有语文味,有人情味,更有书卷味。他强调,语文教学不该止于知识的灌输,而要扎根于语言文字的本身,在咬文嚼字中品文字之美,在动情诵读中感情感之切,在静心体悟中悟人生之美。这不是枯燥的教学技巧,而是对语文教育最纯粹的坚守,是让课堂活起来,让文字暖起来的诗意密码。

书中提出的课堂三重境界,更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教育之路。从“人在课中”的全身心投入,到“人如其课”的本色绽放,再到“人即是课”的浑然合一,王崧舟老师让我明白,最好的语文课,是教师与学生、文本与心灵的深度交融。课堂不是单向的传授,而是诗意的共生;教师不是冰冷的教书匠,而是文字的摆渡人、心灵的点灯者。每一堂课,都是一场诗意的修行,每一次评课,都是一次灵魂的自省。评课即是评自己,在观照他人课堂的同时,我也看见了自己对语文的热爱,对教育的初心。

这本书不仅重塑了我的教学观,更丰盈了我的人生底色。曾经,我以为语文是课本上的文字、试卷上的答案;如今才懂得,语文是人间烟火,是山河日月,是藏在字里行间的生命力量。王崧舟老师用诗意的教育理念告诉我,教育的本质,是以诗育人,以文韵润人生。我们教给孩子的,不只是遣词造句的能力,更是感受美好、热爱生活的能力;我们坚守的课堂,不只是知识的殿堂,更是让孩子诗意成长的港湾。

掩卷一泓清,心中满是温暖与力量。(听王崧舟老师评课)的深度沉浸,涤荡了教育的浮躁,唤醒了诗意的初心。它让我坚信,语文从来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而是一场诗意的修行;人生也从来不是平淡的跋涉,而是以语文为舟,以诗意为帆,从容栖居的旅程。

愿以此书为灯,以诗意为魂,守三尺讲台,品语文之美,育心灵之花。我愿带着这份语文的诗意,在教育的道路上步履从容,在人生的旅途中心怀暖阳,真正以语文为诗,诗意地栖居在这片热爱的大地上,让语文有温度,让人生有意蕴。

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请用千字左右,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相知的故事。欢迎来稿。投稿邮箱:dazhonggriabowt@163.com

